

记得住乡愁——我和广西的故事

征集作品选登⑥

裹在粽叶里的乡愁

□黄 娇

提及乡愁二字,我能想到的就是灵山大粽。

这是我们灵山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食物。当粽香萦绕舌尖,家人的笑脸便浮现在我眼前,故乡的种种记忆漫上心头,甜滋滋,又黏糊糊,如同糯米一般,扯也扯不断。可这份滋味,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懂得珍惜。

包粽子是门技术活。逢年过节,姑娘们齐心协力准备材料,男人们则去菜市场挑选食材,一家人各司其职,只为共度佳节。从我记事起,外婆就是包粽子的好手,母亲的手艺是从她那儿学的,我又跟着母亲慢慢学起。一代代接续,这何尝不是一种烟火里的传承呢?

想要包出一个像样的灵山大粽,第一步是从挑选粽叶开始的。家中菜地里长了一小丛粽叶,自在肆意地舒展。一场大雨过后,那些油绿厚实的叶片会被采摘下来,余下的便继续生长。粽叶选好后,便到了重头戏——准备粽馅。提前一天泡软糯米和去壳绿豆,充分拌匀;猪肉优选七分肥三分瘦的五花肉,蒸煮之时,油脂在糯米中散开,缓缓融进米中,把糯米的香气充分释放出来。这,便是我们广西传统的绿豆肉粽馅。

材料备齐,属于节日的热闹才算真正拉开序幕。姑娘们围坐在一起,中间的竹篮里,一个装着拌匀的绿豆糯米粽馅,另一个装着精挑细选、宽大厚实的粽叶,腌渍入味的半肥猪肉则摆放一旁。众人手里忙活着包粽,嘴里说着灵山土话,唠家常,闲谈乡中琐事。我支着下巴静静旁观,总被她们打趣,说粽香都快要勾得我口水直流。

那时的我很调皮,无心学包粽子。外婆手把手教着姑娘们,我总在一旁捣乱,包出的小粽子

要么歪歪扭扭,要么处处漏米,完全不成形。看此情形,长辈们便不再让我包粽子,我也乐得清闲,跑去一边玩泥巴、追小鸡。那时候总觉得,包粽子是大人的事,与我无关,等到粽子煮熟,我只管吃就好。

如今回想起来,真是后悔。后悔那时候没有老老实实坐在外婆身边,好好学习怎么铺叶、折角、缠线,后悔没有认认真真包出一个像样的大粽。那时候不懂事,总以为来日方长,以为每年都会是这样,以为外婆永远会在灶前守着那锅粽子。

可日子哪里会等人。

好在,外婆的手艺还在继续传承。姑娘们分工井然有序:有人铺展粽叶,折拢底部,封实后填入满满的馅料;有人修整粽形,将顶端粽叶向内对折收拢。最后当然是外婆来缠线——她熟能生巧,缠出来的粽子个个饱满,看着格外有食欲。我那时候只觉得好看,现在才知道,那好看里藏着的,是她几十年来练出来的手艺,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耐心。

包好粽子只是开始,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煮大粽得用灵山本地的荔枝木来生火,整整熬十几个小时。我们年轻人守着白天,外婆守着晚上。我们想要和她换班,她便笑着打趣:“你们还没看十分钟就打瞌睡了,火熄了都不知道。”

粽子熬好了,离家的日子也近了。离家那天清晨,天还没透亮,母亲便忙活着把最后两个大粽从锅里捞



起、裹好,塞进我的背包。我说太重,带一个就够。她不说,又塞了一个。走到村口回头望去,她还站在那棵荔枝树下,围裙都未曾解下。等到大巴缓缓开动,我摸到背包里鼓鼓囊囊的粽子,还是温热的。一路上我没舍得吃,就这么抱了一路,像是抱着一整个家。

回到城里,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“回不去了”。市面上的粽子琳琅满目,卖相和味道都不差,可我心里,始终念着家里的味道。

小时候嫌包粽子麻烦,巴不得躲远些;如今盼着重温旧时光,却连那口老灶大锅都很难见到了。从前总以为,灵山大粽年年都会如约而至,待到远行才懂得,每一份烟火,背后都有人在默默守着灶火。

如今的我终于明白,乡愁就是灵山大粽的味道,是小时候不想学、如今想学却没人教的那份遗憾,是外婆捆扎粽绳的双手,是母亲默默塞进背包的粽子,也是村口荔枝树下那个迟迟不肯离去的身影。它缠绕舌尖,也牵绊心底。无论走多远,只要那一口糯香在,家就在。

等一只蝴蝶来接

□毛丽玲



柬埔寨的炎热午后,窗外的凤凰木开得热烈肆意。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,恍惚间,我仿佛瞥见了蝴蝶的模样。

“毛老师,您在哼什么?”前排的学生秀美仰着脸问。我怔住了,我竟在教他们读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时候,不自觉哼出了那段旋律——蝴蝶歌的调子。那是我的家乡富川瑶族自治县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歌谣,讲究两人对唱,一唱一和,如同蝴蝶双双振翅。母亲唱得极好,儿时我蜷在她背上,歌声微微震颤,成为萦绕我一生的回响。

“这是我们广西富川的蝴蝶歌。”我说道。孩子们眼中瞬间亮起光。他们的祖辈远渡重洋而来,也把乡音带到了这里。秀美望着我说:“老师,您唱给我们听吧。”

“咿呀啦滴嘞……蝴蝶飞,蝴蝶飞,飞到东来飞到西……”

没有人与我对唱。歌声撞在教室墙壁上,又弹回来,带着几分孤单。我忽然想起,长鼓舞亦是如此,歌与舞,原都是要有伴的。

放学后我没有走。坐在廊檐下看凤凰木的花瓣被雨水打落,想起第一次看长鼓舞的情景。

那是富川的盘王节。11月的山风微凉,油茶在铁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热气。男人们把长鼓斜挎在腰间。长鼓两头大,中间细,蜂腰一般,鼓身绘着五彩的盘王印。他们起跳的时候,鼓点起初舒缓,一声一声,如牛蹄踏在青石板上。而后越敲越急,节奏越来越密,身子随之旋转腾

挪。鼓槌敲在鼓面、磕在鼓边,有时还用指关节叩击鼓身,鼓声层层迭起。我站在人群里,分不清耳边回荡的是鼓声,还是自己的心跳。

那时我不懂什么叫乡愁。嚼着母亲塞进手心的糍粑,只觉得长鼓舞真好看,蝴蝶歌真好听,油茶真苦,山风真冷。也不知道往后会有多少日子,要在千里之外把这些记忆一样一样翻出来。

临近春节,学校组织文艺汇演,我提议孩子们排练富川的长鼓舞,却发愁手边没有长鼓。秀美寻来一截折断的椰子木,我们拿起刻刀,一点点将木料中部削出蜂腰弧度,两端蒙上旧羊皮,再以麻绳勒紧固定。没有五彩颜料,她就取来家中供佛用的金漆,细细刷满鼓身。画不出完整的盘王印,我便在鼓面正中认真画上了一只振翅的蝴蝶。

汇演那日,我穿上从家里带来的瑶族绣花长裙,赤着脚——老人们常说,跳长鼓舞不能穿鞋,只有赤脚踩在泥土之上,鼓声才能沉到地底,传到祖先的耳畔。可脚下是坚硬的水泥地,没有故乡松软的泥土,我的脚掌被震得微微发疼。金色的长鼓在雨后的阳光里划出优美弧线。转身、腾挪、屈膝、弓步,一招一式全是刻在我记忆里的模样。

恍惚之间,我的眼前竟缓缓浮现出富川连绵的青山,山野景致顺着山势漫铺开来。田埂之上,我看见母亲嘴唇翕动,那支熟悉的歌谣仿佛又在耳边响起:“蝴蝶飞,蝴蝶飞,飞到东来飞到西……”我的鼓点忽然慢了下来。操

场的另一头,一个细小的声音怯怯地接了上来:“咿呀啦滴嘞……蝴蝶飞,蝴蝶飞,飞过山来飞过水……”是秀美。紧接着,更多稚嫩的声响次第响起。孩子们用尚不熟练的中文,轻轻把这支旋律托了起来。

歌声飘荡,像一群蝴蝶齐齐振翅,越过凤凰木的树梢,越过湄公河悠悠的流水,一路往北,向着广西飞去。

后来我才慢慢懂得,乡愁从不是一件完整成型的东西。它细碎零落,散落在异乡的朝朝暮暮。它可以是蝴蝶歌的一个尾音,是长鼓舞的一个转身,也是讲台上的一瞬间不自觉飘出的乡音。“蝴蝶飞去千里远,花香还是故乡浓。”当我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,才明白,儿时漫不经心的一字一句,都是要历经岁月才能破译的密码,是剪不断的根脉。

岁月缓缓流淌,我在柬埔寨教书的时光,像一支缓缓吟唱的蝴蝶歌,婉转起调,不觉间已将唱至尾声。

柬新年那日,秀美郑重地把一样东西塞进我手心,正是那只用椰子木打磨而成的金色长鼓。鼓面的红纸蝴蝶已然斑驳,还留着粘贴过后的胶痕。“老师,您把它带回家吧,这样蝴蝶就飞过千山万水,陪您一起回去了。”我把长鼓轻轻贴在膝头,那一刻,儿时趴在母亲肩上感受到的温柔震颤,穿过数十载光阴,越过千山万水,再一次在我的心底汹涌激荡。

(本文作者曾任柬埔寨贡布省禄山市公立华侨学校外派华文教师)